

(台湾) 玄小佛著 花城出版社

太阳雨



太 阳 雨

(台湾) 玄小佛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虞 莹

封面设计：石 华

太 阳 雨

(台湾) 玄小佛 著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5.5 印张 110,000 字

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,000 册

ISBN 7-5360-1526-7/I·1358

定价：3.60 元

太 阳 雨

因缘聚首
因爱生恨
一场报复
难分难舍

内 容 简 介

爱情变成一个魔场，一会儿是红艳艳的太阳，一会又变成急风骤雨，她在魔场中狂奔嚎叫，当她经过这残酷的“太阳雨”洗礼，冲破魔场后，她才发现：世界是如此美好！

在一个红丰艳的晴日，突然下起了一场暴雨，正为生计四处奔波的丁若安遇见了风流潇洒的花花公子秦至康，致使丁若安将一生的情爱几乎毁于一夕。然而年轻漂亮的若安转爱为恨，在两代情怨的夹缝下，以复仇的姿态展开了感情与事业的拼搏，成为许多男人为之倾倒的呼风唤雨的商界女强人。然而，在复仇之际，她同时也几乎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和真正的爱情，残酷的现实终于使她醒悟，她放弃了报复。世界变得美丽而详和……

丁若安第一次遇见秦至康，是她低着头冲进公用电话亭躲雨。

那时，原本是红艳艳的晴日，却突如其来下了一阵倾盆大雨。

秦至康的汽车电话还没装好，遇着大雨不能去打高尔夫球，只能用路边的公用电话，找安妮去跳茶舞，打发他无聊而昂贵的生命。

丁若安白天在贸易公司当小妹，晚上在酒廊当小妹，努力赚钱，精神不济。

她要送的公文不但淋湿了，还掉了一张，给秦至康捡了去。

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。

当晚，丁若安疲倦的在酒廊端酒。

一名客人打了若安一耳光。

“我花钱不是来看一张死人的脸，操！一点笑容都没有！”

他不但打了人，而且有理由。

“我是小妹，不是陪酒的。”

若安回嘴，她是被养父打大的，不怕打。

那客人又是一耳光。

若安应声倒地。

倒地的若安，不但不害怕，反而更加愤怒的站起来，面

对半醉的粗鲁男人。

“你敢再对我动手？我说了，我只是小妹，端茶递酒送消夜的小妹！”

秦至康恰巧在远处观看，看若安瘦弱的身子，直挺在胖壮的男人面前。

客人怒了，他揪住若安的头发。

“不敢动手？他妈的！我打——”

冲过来的女经理娣娜一把挡住。

“对不起！陈老板，她是新来的小妹，请多包涵，今晚消夜算我娣娜的。”

陈老板推开娣娜，抓过若安，倔强不驯的若安引起了他的兴趣。

“消夜我付不起呀！你算什么？”

陈老板打定主意要若安了。

“把你的手放下，你打的是我的朋友。”

在一旁远观的秦至康终于走出来了。

“秦董！”

陈老板立刻欲火全消。

“到别桌去吧！这里由我来处理。”

秦至康权威的对丁若安讲话。

若安无限感激。

陈老板也无限感激。

卖秦董一个面子，生意可以多做很多。

服装间里，娣娜开始责备若安。

“每天绷着脸，就算你是个小妹，笑一笑也死不了人，

是不是？”

若安不语。

“别仗着自己年轻，健康没有了，什么都别谈，白天那份工作辞掉罢。”

娣娜是真的关心若安。

“我还不是为了我妈妈，谁叫我是拖油瓶？至少，看在钱的份上，养父对我妈妈会好一点。”

若安平静的说出她的理由。

“多为自己着想点，别像我，你将来要嫁人的，身体弄坏了不行！”

“那是以后的事了。”

娣娜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，从皮包里拿出一点钱。

“这个你拿去坐车，不要天天下班走路回家。”

若安感激的收了钞票。

酒廊外，男女混乱。

若安招了计程车。

计程车来了，停下。

若安犹豫了一会儿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若安决定还是走路回家。

“坐不起就别叫！”

司机骂了若安。

若安只能默默的，疲倦的走着。

然后，若安发现，有一辆车在黑暗中跟着她，不远也不近的跟着。

若安害怕了。

她抓紧她的小皮包，放开脚步，拼命跑着。

车里是秦至康。

他觉得若安真是一个非比寻常的女孩，他情不自禁一直跟在后面。

若安停在一座破旧的公寓前，车子还跟在后面。若安的勇气因为回到家门而增长，大声喊叫：

“我家到了，我喊一声，就有人出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身上没钱！”

秦至康下车，慢慢走到若安面前。

“我们白天在公用电话亭见过面，记得吗？我叫秦至康。”

若安要抬起头方能看见秦至康的脸。一接触到他的眼神，她的脸红了。

“我叫丁若安，刚才谢谢你替我解围。”

说完，丁若安不安的转身进门，留给秦至康一个印象深刻的背影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秦至康的车又到了丁若安家门外，那是一部漂亮的车子，和他一身的体面、光鲜相互辉映。

秦至康靠在车身上。

他的司机老周在一旁伺候。

“老周，那个叫若安的漂亮吧！”

“漂亮。”

漂亮的若安出来了。

“嗨！早！”

若安怔了一下，眼前秦至康正微笑的弯下腰身跟她打了声招呼。

“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为什么不修饰自己！你有很好的条件，可惜不懂得发挥。”

“谢谢你昨晚帮助我，我还有工作，没时间听你赞美，再见！”

若安虽然对秦至康的印象不错，但是他的突如其来却仍带给她些许不快。

“并不是每个女孩，我都想赞美，这么漂亮的女孩，在酒廊当小妹，暴殄天物。”

“我珍惜这份工作，我喜欢这份待遇。”
“待遇？你是无价的，愿意上车吗？那点钱，别拿到我们的话题里，能请你吃早点吗？”

“秦先生，还有一份工作等着我，一个月有一万块，对你不重要，对我是天文数字，一万块够我们家一个月吃饭买菜的钱！”

若安头也不回的走了。

秦至康看着若安的背影，微微一笑。

“老周，这个女孩我要定了，漂亮、性格，很难找，她会爱上我的。”

若安白天上班的贸易公司很大。

公司是董事长宋保山创办的，现在交给了他的儿子宋伟佳。

宋伟佳认真工作，而且第一天上班就注意到了若安。因

为若安实在太吸引人了。

但是，若安的工作却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危机。

因为，秦至康已经开始了他的阴谋。

秦至康和宋伟佳是好朋友。

秦至康亲自拨电话给宋伟佳。

“伟佳，我是至康，你们公司有个小妹，她是我朋友的远亲，明天开始，想辞掉工作，麻烦我跟你讲一声。”

秦至康得意的笑了。

宋保山将公司的经营权交给儿子，不是想退休，是想好好打一场战争。

宋保山一通电话，将在英国念书的女儿宋美佳叫回来台湾！

美佳一下飞机，宋保山就安排了她和秦至康相亲，要将婚事定下。

美佳大惑不解。

宋保山也不相瞒，说出了他的计划。

他的计划是，秦至康的爸爸秦开虎，是他宋保山一手提拔的。现在，宋美佳的任务是，嫁给秦至康那个吃喝玩乐的家伙，用她的脑筋，制服秦家。

美佳当然不懂也不愿意。

但是，宋保山的话是命令。

宋伟佳也不懂。

只有宋太太懂。

“我不准你拿女儿去做牺牲品，你跟秦开虎有什么血海

深仇，不要牵涉到女儿身上。”
宋太太强烈反击，在卧房里，四下无人的时候。
“我已经很对得起美佳了，从小吃好的，穿好的，还送到英国念书，现在要她做点事，也是理所当然。”

宋保山面无表情。

“你对美佳，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你到底是什么用意？
你说！”

宋太太生气了。

“我的事业比感情重要。”

宋保山仍然面无表情。

“保山，美佳是我们一手带大的，我不相信你跟秦开虎之间纯粹是商场的勾心斗角。”

宋太太哀求着。

“美佳是我们一手带大的，但不是我们生的。”

宋保山怒视着他的太太。

“小声点，宋保山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”

宋太太不敢问下去了，她的疑问，大约要存在心里很久很久。

宋美佳也不清楚，他的父亲在打什么主意，带着不解到办公室去。

办公室里，丁若安正忙着。
伟佳友善的上前。

“你想干嘛？”

丁若安吃了一惊。

“别怕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伟佳很有礼貌的问。

“我知道你是新上任的老板，不过，我不归你管，如果你要开除我，叫陈经理告诉我，我在这里没有名字，只是小妹。”

若安继续她的工作。

伟佳对她欣赏极了。

夜深了。

秦至康仍然靠在他的轿车旁。

“秦董，别花心血了，小安我太清楚了，从前也有客人看上她，她理都不理。”

婵娜出来圆场。

“小安呢？我送她回家。”

秦至康修养仍好。

“秦董，您别生气，她早从后门走了。”

婵娜赔着笑脸。

“没有女人不被金钱打动的，这个女孩，我愈来愈有兴趣了。”

秦至康兴趣浓厚的自言自语。

现在，他要出发去找他的猎物。

他知道，他的猎物每天都走那条路回家。

他的猎物呆住了。

他的猎物看见眼前的秦至康。

“走路还是比较慢，带你去吃消夜，我没有恶意，上车

好吗？”

秦至康用他一贯的潇洒邀请她。

“秦先生，我很累，很困，除了晚上在酒廊当小妹，白天还在一家……”

丁若安冷淡的望着至康。

“在一家公司当小妹，那家公司叫鸿达，对不对，没错吧！”

秦至康很得意。

丁若安惊讶极了。

秦至康拉开车门。

“上车吧，那两份薪水，没什么好要的，我已经替你辞掉了。”

若安大怒。

“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找工作多难？你知不知道？那两份工作，对我多重要，你混帐，你王八蛋！”

秦至康乐极了。

“算你倒霉，鸿达的老板是我的朋友，他开除你了，酒廊是我事业的百分之一，紧张什么？这么喜欢当小妹呀？酒廊送给你好了！”

若安呆了。

至康适时的伸出了手。

“上车吧！吃消夜的地方，可不是我开的，过时不候的！”

若安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秦先生我的工作……”

“待会儿吃消夜慢慢谈。”

秦至康在最豪华的餐厅点了香槟。

丁若安没见过这样的场面。

餐后，又走进了一家最豪华的服饰店。

丁若安被打扮得焕然一新。

桃红的晚礼服、身上耳环、项链，金光闪闪。

“你是一个迷人的仙女，别让辛劳的工作糟蹋了你，我叫老周送你回去睡一下，晚上再来接你，做小妹，太可惜了。”

至康对自己的眼光满意极了。

虽然如此，隔天丁若安还是一大早赶到了鸿达公司。

“为什么开除我，我做错了什么？”

若安向伟佳兴师问罪。

“怎么了？”

伟佳不明白若安在说什么？

“我一个晚上没睡，我等你给我一个答案，我做错了什么，你要开除我？只因为你问我名字，我没告诉你吗？是不是？”

若安用最愤怒的声音责问伟佳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并没有……”

伟佳真的不明白。

“我不想听下去，不要以为我多留恋这份工作，我是来教训你的，不要自以为高高在上。”

若安大步离去，留下被骂得莫名其妙的伟佳。

虽然没了工作，但是若安家里多了好多礼物，堆得到处都是。

当然，都是秦至康送的。

为了这份礼物，丁若安的母亲和养父起了争执。因为，丁若安的养父认为这是丁若安报答养育之恩的好机会。

丁若安的母亲则不准丁若安和秦至康来往。

其实，丁若安的母亲根本不知道秦至康是谁？长什么德性？

为了这简单的差异，他们吵起来。

丁若安的养父陈立标又动手打了丁若安的生母王翠玉。

他习惯了打人。

至康适时的出现了，而且英勇的袒护丁若安和丁翠玉母女。

这时候的女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。

丁若安终于答应了秦至康的再度邀约。

当然，个性倔强的丁若安不致一切都由秦至康摆布，她仍要靠自己的力量生存下去。

丁若安努力的找工作。

就在她忙着到处找工作时，有一天路过鸿达，心里犹带恨意的瞪它一眼，突然高楼上掉下来洗刷墙外的支架，差一点砸死丁若安。

丁若安没给砸死，是在后尾随的秦至康，适时的将她

推开。

但是，丁若安还是受了点轻伤。

伟佳在办公室里听到了叫声，好奇的探头出来，也看到了丁若安。

伟佳急忙忙赶到楼下，丁若安已经给至康抱走，送进医院了。

在医院里，若安手上绑着绷带，她第一次用有感情的眼光看了看秦至康。

至康正和医生谈话。

“不严重吧？多久会痊愈？”

“擦伤而已，换几天药就好了。”

医生走了。

丁若安开始整理这些天来发生的一切。

“为什么这么巧？你总是出现在我身边，你有什么企图吗？”

“对！不是巧合，因为我想接近你，原因是——我爱上你了。”

丁若安开始怀疑，秦至康是真的爱上她了吗？难道自己是童话故事里，王子要找的那个灰姑娘？若安已经有些迷惑了。

美佳当然是不会听从父亲的安排，顺顺利利的去嫁给秦至康。

但是，美佳无意中看见了秦至康和丁若安在一起。